

2002 年 6 月 26 日

## 本土經濟

周梁淑怡議員：

主席，我不熟悉甚麼是本土經濟，只知道本土經濟的其中一部分，是不能遷移的生意。如果生意不能遷移，當然有需要加強競爭力以爭取更多本地客人，否則很多本地客人都會到其他地方光顧了。

其實，政府並非很懂得做生意。政府可以做甚麼來幫助本土經濟，或令本土不能遷移的生意可以繼續經營或發展下去呢？自由黨經常提及，希望政府營造一個有利的營商環境。何謂有利的營商環境？我們並非要求政府提供甚麼津貼或好處，只希望不要有人“阻住地球轉”，亦希望可以“降價格、升價值”，然後“吸引、減阻力”。基本上便是這數個重點，希望政府協助不能遷移的生意達到這方面的目標。

我們不一定要發明新東西和發揮創意，我本來也屬於這個行業，所以我也很鼓勵發揮創意；但有時候，創意未必是達到目標的答案。在一些情況下，與其創造一些新東西，倒不如發展一些舊東西。有一些本來經營理想的生意，由於某些不明因素或其他很多環境引致近年的經營每下愈況，這可能涉及內在因素，即可能是有人“阻住地球轉”，或可能是因為外圍競爭力增加。試想想，例如香港政府究竟做了甚麼，可能不其然地“阻住地球轉”呢？

無可否認，我們一直要求提高生活水準。政府因應大家的要求而不斷提高標準和水平，於是訂立很多法例和標準，要求生意的經營者符合。但是，當他們要符合這些標準時，政府卻沒有在無論是教育或設施方面，為業界提供任何協助。

今天，我特別想談一談零售批發界的重災區，即所謂“五行”或食物業。市民的飲食最為重

要，因為這是民生的一部分，也肯定是不是能遷移的生意。但是，請看“五行”，其營一看就知道環境每下愈況，大家是看是目共睹的。再看那批發市場、零售市場等政府設施，不知這些甚麼，政府只懂就其管理的設施收取費用，總減租；政府所提供的設施一直不見有何改善，然而，有關的服務水平卻被訂高了，大家認為這是否令經營者備受壓迫呢？

剛才有同事提及大財團造成很多的壟斷情況，迫害了小商戶。其實，香港跟很多城市一樣，同樣的市場，希望建立一個平衡的超級市場，他們有利益。我們不要忘記，很多戶要求在這些大商戶經營或所謂“anchortenants，反而會令更困難。其實商戶在屋經營所面對的其中一項困境，是政府在釐定租金和設施時往往說與市場掛，但政府所提供的設施要求的經營手法，又是否與市場掛呢？事實根本並非如此。

再談一談飲食業，以販賣雞隻為例，為甚麼在香港賣四十多元一隻雞，但深圳卻賣十元為甚麼？貨源可能都是來自同一個農場，因為關卡或某些供應上的問題，導致香港的雞隻價格比其他地方高？本地的雞隻價格比內地的高那麼多，市民想吃雞，可能會到深圳去，還談甚麼本土經濟呢？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。

另一個例子是，政府之前曾訂下中央屠宰鵝鴨的制度，於是現時完全沒有鵝鴨在香香港屠宰，即香港的市場沒有活鵝鴨售賣。政府訂立這些政策時，有沒有想過所帶來的影響？如果生意發展本土經濟，便先要諮詢不能遷移的經營者所需的是甚麼。我始終覺得政府不夠開放，聽取生意經營者的意見不夠多。政府總不會諮詢最關鍵的人，而只是自己想：“我要做怎樣、怎樣做”，但這是毫無幫助的。

我還想用少許時間回應剛才李華明議員的發言。自由黨很支持公平競爭，但我們不支持訂立公平競爭的法例，因為一旦訂下這項法例，受害的大多數是小商戶，而不會影響大商戶的。當政府訂立有關法例時，有能力聘請律師的公司永遠不用擔心，但小商戶卻往往是遭受損失的一。